

妖鸟

许失足



YZLI 0890083055



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

妖鸟



YZLI 089008305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妖鸟/许失足著. —兰州: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,
2011.1

ISBN 978-7-80588-901-6

I. ①妖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16546 号

妖鸟

责任编辑:马吉庆

装帧设计:小徐书装

出版发行:读者出版集团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地 址: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

邮 编:730030

电 话:0931-8773224

0931-8773148 (编辑部)

0931-8773269 (发行部)

E-mail: Gsart@126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gansuarts.com>

印 刷: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700mm×990mm 1/16

印 张:14.5

字 数:230 千

版 次:2011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588-901-6

定 价:2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并许可使用。

未经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

妖鸟

目录

01

●第一章 纸人复活

- 1 无火庙 / 002
- 2 你快要死了 / 006
- 3 不是人的屠石 / 010
- 4 表弟 / 016

●第二章 恐怖的鸚鵡

- 1 小铁盒 / 022
- 2 死亡证明 / 025
- 3 宋十九的猜想 / 031
- 4 面对面 / 037
- 5 乌错死了 / 042

●第三章 阴魂不散的妖鸟

- 1 卖鸟 / 050
- 2 如影随形 / 064
- 3 鸚鵡的葬礼 / 067
- 4 斗鸟 / 071
- 5 宋十九的第二次猜想 / 078
- 6 消失的证据 / 085

●第四章 故事中的故事

- 1 《妖鸟》第一节：荒野 / 092
- 2 又死了一个 / 103
- 3 《妖鸟》第二节：衣柜 / 108
- 4 被迫害妄想症 / 119
- 5 《妖鸟》第三节：尔虞我诈 / 126

●第五章 乌石村

- 1 古怪的父子 / 136
- 2 《妖鸟》第四节：偷梁换柱 / 144
- 3 会吃东西的尸体 / 153
- 4 《妖鸟》第五节：惊人的变故 / 157
- 5 山洞 / 169
- 6 《妖鸟》第六节：停尸房 / 174

●第六章 表弟的故事

- 1 保安服 / 188
- 2 《妖鸟》第七节：暗战 / 190
- 3 凶手是表弟 / 210
- 4 往事 / 213
- 5 尾声 / 225



第一章◎纸人复活

纸人复活





1 无火庙

小城的郊外有一个小山，荒草丛生，布满了奇形怪状的石头。山顶上有一个很小的庙，十分破旧，已经没有人记得它是什么时候修建的了。

小庙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：无火庙。

无火庙里没有和尚，只有一些古怪的树和一口笨拙而丑陋的大铁钟。树很高大，遮天蔽日，于是无火庙就显得很阴森，几乎没有人敢到这里来。

三十年前，有一个小女孩偷偷地带着弟弟到无火庙来玩。两个人站在大铁钟的下面，兴奋地跳来跳去。突然，大铁钟莫名其妙地掉了下来，把姐弟俩罩在了里面。几天以后，姐弟俩被找到了，但是他们已经没有了呼吸。

大家把大铁钟重新吊起来，然后埋葬了姐弟俩。

他们的父母哭得死去活来。

那些年总有人说：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看到了两个小孩儿，在大铁钟下面跳来跳去，似乎是在做什么游戏……

当然了，这些都只是传说。

最近，一个疯女人住进了无火庙。她的身上脏兮兮的，乱糟糟的长发垂在脸前，让人看不出她的年龄。

白天的时候，她拖着一个巨大的编织袋，在小城里慢慢地走，似乎是在拾破烂。太阳落山了以后，她就会慢慢地走回无火庙。

漆黑的夜里，没有人知道她在无火庙里做什么，但是一到整点，几乎全城人都知道她在做什么——疯女人在敲钟。

九点钟的时候她就敲九下，十点钟的时候她就敲十下……

在寂静的夜里，钟声传出去很远。

去过无火庙的人都知道，庙里只有一口大铁钟，而没有撞钟的东西。有人说疯女人抱着一块石头撞钟，还有人说她是在用脑袋撞钟。

这天晚上，疯女人又在敲钟了。

钟声响了十一下以后，小城突然停电了。

于是，还没有睡觉的人就变成了“瞎子”。

在一条很静的马路边，有一个只有两栋楼的小区，小区的名字叫做清水花园。

马路两边大都是小吃店，早已经打烊，只有小区门卫室的应急灯在黑暗中孤独地亮着，显得很寂寥。一阵风吹过，门卫室对面的一块广告牌“吱吱呀呀”地怪叫起来，看起来随时都会倒下去。

不远处是稀稀拉拉的楼房，没有灯光。

再远处是山，高高低低地包围着这个小城。

宋十九坐在小区门卫室里，很警惕地看着外面。他二十八岁，是这个小区的保安，值夜班的时候喜欢听收音机里讲恐怖悬疑故事。

停电的时候，宋十九正在听收音机，突如其来的黑暗吓了他一跳。回过神来以后，他打开了放在桌子上的应急灯。还好，没过多久就来电了，宋十九看了一眼墙上的电子表，十一点十九分，停电停了十九分钟。

他怔了一下。

收音机又响了起来，主持人的声音低沉而飘忽——

有一个保安，他值夜班的时候要在小区里巡逻。

这一天晚上和往常一样，他照例在小区里巡逻。周围没有灯光，更没有人，很黑，很静。保安走了一会儿，停下来点上一支烟，继续走。对他来说，这已经是一种习惯，吸烟可以让他精神好一点。熬夜是很伤神的。

不知不觉，他走到了7号楼前面。

一个星期以前，7号楼301的一对小夫妻吵架。妻子一气之下把自己吊在了暖气管上，死了。她以前是一个很矮的人，吊死以后，身体似乎长了一些。

保安去现场看过，回来以后吓坏了，老是做噩梦。

现在，他抬头看了看301的窗户，里面黑糊糊的，看不出有异常。摇摇头，他继续朝前走，一边走一边听着自己的脚步声：啪嗒，啪嗒，啪嗒，啪嗒，啪嗒……

等一等！

他忽然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——他的脚步声居然有回音。

为什么会这样？

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周围还有一个人！

保安壮起胆子回头看了看，身后是一片黑暗。

他轻轻地又迈出了一步。

啪嗒，啪嗒。

——真的响了两下！

刚才那声音还有点模糊，可是现在越来越清晰了，那感觉就像是有人正在一点点地走近他。

保安的心里开始发毛。

他停下来，屏住呼吸，想仔细听听那脚步声，可是什么都听不到，除了他的心跳声。这时候，保安忽然想起一件更可怕的事——今天似乎是那个吊死的女人的头七！

难道是她回来了？

他吓坏了，拼命地朝前跑。

身后的脚步声却越来越近，越来越响：啪嗒，啪嗒，啪嗒，啪嗒……

跑着跑着，他感到有什么东西在背后摸了自己一下。

他一下就僵住了。

这时，身后的脚步声也消失了。

时间在这一刻似乎停止了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身后依然是一片死寂。保安实在忍不住了，他缓缓地转过了身……

讲到这里，主持人停住了，他换了一个语调说：“你有深更半夜一个人在空旷的马路上行走的经历吗？你是否听到过另一个人的脚步声？这时候，如果你转过身，最害怕看到什么人？请听众朋友们把您心中最恐怖的答案告诉我，如果您给出的答案是最恐怖的，您将获得精美礼品一份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……”

主持人刚说完，立刻有很多人拨打了热线电话。

有人说最害怕看到一个蒙面的人，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。

有人说最害怕看到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头儿。

还有人说最害怕看到一个穿红色衣服的女人，她的头发很长，遮住了脸。

……

宋十九想起了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，于是就拨打了电台的热线电话。以前他经常参与这个节目，还获得过一份奖品，是一张面值五十元的手机充值卡。

主持人听到了他的声音，笑着和他打招呼。

宋十九说：“深更半夜的时候，一个人走在一条没有人的马路上，如果听到另一个人的脚步声，我回过头最害怕看到一个小孩儿，更可怕的是那个小孩儿耷拉着脑袋，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”

他的答案立刻得到了主持人的认同。

主持人说：“前面朋友说过的蒙面的人，拄着拐杖的老头儿，穿红色衣服的女人……深更半夜的时候你在空寂的马路上看到这些人，当然会害怕。但是我觉得，最可怕的还是刚才这位宋先生给出的答案，请朋友们闭上眼睛，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……”

停了几秒钟，主持人接着又说：“深更半夜，周围一片死寂，你独自一人走在一条空旷的马路上。突然，你听到一阵细微的脚步声，你壮起胆子，缓缓地转过身，看见一个小孩子木木地站在你身后，低着头，看不到他的脸……这种恐怖是深邃的。”

一段让人毛骨悚然的音乐结束以后，主持人说：“宋先生，您将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礼品一份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结束了，明天深更半夜的时候，我和您不见不散。”

收音机里开始播放一些神乎其神的药品广告，宋十九就把它关了。

这时候，天更黑了，风也更大了，马路对面的广告牌也更响了：“吱呀，吱呀，吱呀，吱呀……”

诡怪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听起来让人有些毛骨悚然。

宋十九知道那是一家卖殡葬用品小店的广告牌。广告牌上印有纸钱和花圈，还有一个真人大小的纸人。奇怪的是纸人竟然穿着一身保安服。

于是，宋十九总感觉广告牌上的纸人长得很像自己。

这个小店是一个星期以前才开业的，店主是两个老太太，她们长得一模一样，是双胞胎。可能是因为刚开业，店里的生意不好，白天的时候，两个老太太就一左一右坐在店门口，直直地看着对面的小区门卫室。

宋十九觉得她们的眼神一点都不慈祥。

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老的双胞胎。

对了，她们还带着一个小女孩儿，大概三四岁。

有一天晚上，宋十九去厕所的时候，那个小女孩儿突然出现在他身后。当时他吓傻了，尿在了裤子里。没过多久，两个老太太同时出现了，带走了她。

宋十九记得小区的大门是锁着的，他不知道她们是怎么进来的。等回过神

小屋里有个人，在捧着手机发短信。屋子里没有开灯，手机屏幕发出蓝幽幽的光，照得他的脸也是蓝幽幽的，透着一些古怪。

桌子上放着一张工作证，上面写着：古才才，男，22岁。

只有这些。

古才才也是这个小区的保安，他很瘦小，看起来像个初中生，宽大的保安服穿在他身上显得有些滑稽。

他长相平平，却有一张与众不同的名片。

这张名片是古才才在小区里捡到的，怪模怪样的——它是木头做的，呈三角形的，上面只有一个名字和一串号码。

有一次，他试着给名片上这个叫水灵的人发了一条短信。

半个小时以后，她回复了。

两个人开始用短信交谈，聊得很投机。水灵很喜欢听古才才说小区里的事，后来，古才才察觉到她只喜欢听关于乌错的事。

乌错是小区里最诡异的人。

他是一年多前才搬来的，长得很丑。他的脸上布满了烧伤后留下的疤痕，坑坑洼洼，还没有眉毛，没有胡子，也没有头发，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沒有完成的泥人。

乌错看起来已经很可怕了，但是更可怕的是他养的那只鸟。

那是一只鹦鹉，绿翅膀，绿尾巴，绿肚皮，红脖子，红嘴巴，白眼圈。鹦鹉是会说话的，它当然也会，但是它只会说一句话：你快要死了。

它已经说死了两个人。

第一个受害者是收水电费的赵老头。

那天是二月一号，赵老头像往常一样拎着一个破旧的包，开始挨家挨户地查水电表，查到乌错家的时候，天色慢慢地黑了。

楼道里很静，四周有一股怪味，仿佛是什么人在烧纸钱。角落里似乎有什么动物在低低地咳嗽，这些征兆让人感到异常凶险。

犹豫了一下，赵老头敲响了乌错家的房门。

门立刻打开了，好像是乌错一直躲在门后面，透过猫眼冷冷地看着赵老头，看到他敲门就马上打开了房门。

赵老头愣住了。

乌错什么都没说，转过身，慢慢地走向了厨房。

赵老头跟着走了进去，首先看见了那只鹦鹉。它一动不动地站在乌错给它

做的铁环上。铁环很粗，上面有一根细细的铁链，锁住了它的脚，防止它飞走。

它的眼神很阴冷，姿势怪异，一点都不讨人喜欢。

赵老头避开它的眼神，朝厨房走去。

厨房里有一股奇怪的香味，乌错站在那里，拿着一个铁勺在锅里翻动着。赵老头冲他笑了笑，然后弯下腰抄水表。

自始至终，乌错一言未发。

赵老头又想起了鹦鹉的眼神。他感到了一丝恐惧，手忙脚乱地抄完水表，站起身急匆匆地朝外走。

走过客厅的时候，赵老头又看了一眼那只鹦鹉。

它还保持着那个姿势一动不动地站在铁环上，目光阴冷。看见赵老头，它突然开口说话了：“你快要死了！”

它的声音嘶哑，语调就像一个垂死的男人，极其难听。

赵老头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

这时候，乌错从厨房里走了出来，他靠在门框上，直直地看着赵老头，那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死人。

赵老头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他感觉自己的闯入好像触犯了什么禁忌。周围的怪味越来越浓了，所有的东西都显得不正常。

他失魂落魄地离开了。

几天以后，赵老头被人发现死在了家里，据说是突发脑溢血死亡。

这件事过去没多久，又有一个人被鹦鹉说死了。

有一个矮小的中年男人，他没有稳定的工作，靠推销电动剃须刀过日子。这一天，他背着一个巨大的旅行包，来到了这个小区。

空地上，几个穿着花衣服的小姑娘，在蹦蹦跳跳地做游戏，还有两个老太太，坐在楼道口聊天，一切都很正常。

中年男人观察了一下，从另一个楼道上楼了。走在楼梯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的小腿竟然抽筋了。

于是，他停了下来。

从楼梯上突然蹿下一个毛茸茸的东西，定定地看着他。

是一条丑陋的狗，它的目光凶残。

中年男人犹豫了，不知道是该冲上去，还是转身朝楼下跑。这时候，不知道从哪里传出一阵低沉的咳嗽声，那只狗似乎很害怕这个声音，它掉头跑了。

中年男人松了口气，作出镇定的样子，还吹起了口哨。他走到一户人家门前，开始敲门，但是敲了很久也没有人开门。

他又换了一户人家继续敲门，依然是没人开门。就在他要离开的时候，房门突然打开了，一个满脸疤痕的男人出现在他面前。

他就是乌错。

中年男人吓了一跳，过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：“请问您需要电动剃须刀吗？”

乌错没说话，转身进了房间，他没有关房门。

中年男人跟着他走了进去。

刚才跑开的那只狗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又蹿了出来。它定定地看着中年男人的背影，眼睛里闪着幽幽的绿光。

它看的似乎不是背影，而是一堆穿着衣服的肉骨头。

客厅里，乌错双手放在膝盖上，端端正正地坐在沙发上，面无表情。

中年男人的目光首先被一只鹦鹉吸引了过去。

它闭着眼睛，似乎是睡着了。

干咳了一声，中年男人打开旅行包，拿出一个电动剃须刀，笑着说：“这是我们公司的新产品，它能紧贴面部曲线，舒滑轻柔，全自动清洁，充电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他突然停了下来，因为他这才发现坐在沙发上的这个男人头上没有一根毛发——他的脑袋像一个被老鼠啃过的肉丸子。

中年男人僵住了，停了一下，他尴尬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打扰您了。”说完，他收拾了一下东西，准备离开。

突然，鹦鹉睁开了眼睛，它直直地看着中年男人。终于，它说话了：“你快要死了！”

它的语速很快，几乎是一闪而过。

中年男人打了个冷战，手里的旅行包掉在了地上。

几天以后，距离小区不远的路口发生了一起车祸。一个中年男人被一辆疾驰而过的汽车撞飞了，当场死亡。

他的旅行包里的电动剃须刀散落了一地。

后来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些事在小区里传开了。乌错和他养的那只鹦鹉，在大家心中立刻变成了索命鬼。

几乎没有人敢再去乌错家了。

白天，很少有人看见乌错。他把自己和那只恐怖的鹦鹉关在家里，没有人知道他们在里面做什么。只有到了晚上，乌错家才会飘出一些古古怪怪的声音，还有一些怪异的气味，似乎是烧纸钱的气味。

再后来，古才才把这些事用短信告诉了水灵。

让古才才感到奇怪的是，平常对乌错的事很感兴趣的水灵，听说了这些事以后却一反常态地沉默了，甚至她都不理古才才了。

最后，水灵仿佛是从人间蒸发了。

古才才不死心，一直给水灵发短信。

今天晚上停电的事，古才才并不知道，因为他当时没有开灯。他抱着手机，孤独地等待着水灵。

可是，水灵还是没有出现。

钟声响了十二下以后，古才才起身用冷水洗了把脸，他精神了很多。出去泼水的时候，他发现有一条丑陋的狗坐在门前，定定地看着他。

这其实是一个不祥的征兆。

然而，古才才没有多想，他挥挥手把它赶跑了。接着，他伸了个懒腰，准备回去睡觉了。突然，放在床上的手机响了起来。

竟然是水灵发来的短信：今天晚上和我聊天，好吗？

古才才压抑着心跳，哆嗦着按下回复键……



3 不是人的屠石

一个人低着头，慢慢地朝门卫室走来。

几分钟之前，他还是一个印在广告牌上的纸人，可是一阵风吹过以后，他就变成了一个活人……

宋十九哪儿见过这阵势，早就吓傻了。

本来，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，长大以后开了一家包子铺，勉强度日。后来，在同乡的鼓动下，跑到城里来卖水果，因为不会算计，结果赔了本，又没脸回老家，只好留在城里做了保安。

宋十九在这个清水花园做了三年保安，除了乌错和他养的那只鹦鹉，没遇

见过什么异常的事。现在，一个纸人从广告牌上走了下来，这种事他简直是闻所未闻的。

他的手在发抖，腿也在发抖，小肚子发胀，想尿尿。

纸人已经走到了门卫室的门口，低着头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

宋十九偷瞄了他一眼，发现他个子很高，穿了一身保安服。保安服又脏又破，胸口处有一些斑斑驳驳的东西，像是血迹。更可怕的是，他的手里拎着一根不长不短白色的棍子，那是哭丧棒。

宋十九抖了一下。

他开始胡思乱想——

也许，他的脸和乌错一样，上面布满了坑坑洼洼的疤痕，一脸的凶相；也许，他只有一只眼睛，另一只眼睛是玻璃做的；也许，他干脆就没有五官……

宋十九更加害怕了。

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纸人终于说话了：“我找乌错……”

他的声音很轻很轻，毫无质感。

纸人的话音刚落，宋十九本能地把大门的钥匙掏了出来，扔过去。

天空突然响起了一声炸雷，又亮起了一道闪电，照亮了虚掩的小区大门，也照亮了纸人留下的几张纸钱。那纸钱是白色的。

纸人早已经走进了小区，消失在了黑暗中。一阵风吹过，吹响了纸人留在小区大门上的一串钥匙，“哗啦哗啦”地响。

宋十九越想越觉得不对。

他是一个对工作很负责的人，只要不是本小区的居民，任何人进入小区都得登记。在小区旁边卖了十年盒饭的杜大富，每次进入小区送盒饭，只要是宋十九值班，他都得老老实实在地登记。

后来，杜大富总结出：只要是宋十九坐在门卫室里，就算是本·拉登来了，他也得按照要求填表登记。而现在，一个陌生人或者说一个陌生的纸人，没有登记就进入了小区，这让宋十九感到很别扭。

宋十九决定要去找那个纸人，让他登记。

这个想法很大胆，一般人是不敢想的。

宋十九不是一般人，他是一个对工作很负责的人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拿起登记簿，朝乌错家走去，一边走，他一边默念着《保安职责十二条》，于是他的脚步更加坚定了。

此时此刻，他似乎已经忘了纸人是从广告牌上“走”下来的了。

乌错家的房门似乎是某种界线。

房门外面是安居乐业，是美好，是快乐，是幸福，是男欢女爱，是笑语盈盈；房门里面是邪恶，是死亡，是丑陋，是阴森恐怖，更是人间地狱……

现在，宋十九站在黑漆漆的楼道口，准备上楼。越是接近乌错家，他的后背就越是发凉。他有些后悔了，后悔没有带上警棍。

又默念了一遍《保安职责十二条》，然后深吸了一口气，宋十九上楼了。

乌错家住在二楼。

楼道里的感应灯似乎是坏了，宋十九咳嗽了一声，它竟然不亮。

周围很黑，很静，但是他感到在这个似乎没有其他人的楼道里，还有另外一个人——他听到了一丝轻微的呼吸声。

宋十九想看看这个人是谁，于是他缓缓地抬起了右脚，使劲跺了一下，想把头顶上的感应灯叫醒。

咚——

是皮鞋踏在水泥地上的声音。

宋十九的头发一下就竖起来了——他的右脚还是抬着的，并没有落下去，而且他穿的是一双布鞋，不是皮鞋。

楼道里果然还有另外一个人！宋十九的腿一软，差一点摔倒，停了一下他弱弱地问了一声：“谁……”

对方不说话，甚至连轻微的呼吸声都消失了。

“我有警棍……”宋十九撒谎了，他平常是不撒谎的。

对方淡淡地回了一句：“我生前也有警棍。”

“……妈呀！”宋十九惨叫一声，跌坐在楼道里。

他的声音很大，叫醒了头顶上的感应灯，楼道里顿时亮了起来。这时，他看见一个穿着保安服的男人低着头纹丝不动地站在乌错家门口。

他就是那个纸人。

“你干吗……”宋十九的质问软绵绵的，他的身体也是软绵绵的。

纸人抬起头，毫无表情地说：“我找乌错。”

宋十九终于看清了他的脸。

他的脸很长，脑门又大又高，显得很突兀，而五官都堆在脑袋的下方，看起来十分怪异，尤其让宋十九感到害怕的是他的眼睛——他的眼睛一个大一个小，小的眼睛里不时闪过一丝寒光，而大的眼睛却是一动不动，毫无生气。

宋十九打了个冷战。